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亿英镑之后，便更加对其嗤之以鼻了。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一个——当然也是一位清高的“同道中人”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些钱花在其他有用的地方，例如核导弹。

有些人是不满意奥组委嘉许托尼·布莱尔¹、泰莎·乔维尔²，还有肯·利文斯通³这些工党人士对伦敦奥运会成功举办的贡献。他们也不能忍受伦敦臣服于这种超国家的体育官僚之下，他们更愤激于在拥挤的马路上开辟一条专用车道，让那车窗上涂满颜色的奥运会豪华轿车从其中驶过，步行着的人们一不小心便可能被溅上一身泥泞。

他们对已公布的2012年奥运会吉祥物文洛克和曼德维尔感到畏惧，并表示，这两只吉祥物庞大的外表，会让小孩子们做噩梦。在东伦敦，甚至有以鼓动大量纳税人为目标的行动小组，声称这次举办奥运会唯一带来的进步，就是让风景名胜杀杀毒和进一步净化而已。他们更认为伦敦奥组委的行动，表现出权力运用上的不明智。这个行动小组曾声称，美国放置铁血战士——无人驾驶飞机于五角大楼楼顶上方。另外，一个叫“反核弹南伦敦”的组织，激起了葛林汉康蒙⁴的女性精神。

离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新闻报道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消极。在4月份，《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告知《纽约时报》的读者，整个英国社会都充满着抵制外来者的情绪。“我们表示我们是非常讨厌奥运会的！”

《明镜周刊》驻伦敦记者预言，这个城市已经渐渐迎来一次奥林匹克型灾难。伦敦和奥运会根本上从来不适合对方，也不是为对方而设的。大部分游客需要决心以及耐心才能到达场馆。至于当地人，他们会想这几十天的奥运会为什么不能快点结束。

这些冲击性的言论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一段时间内，它们看起来都是对的。在那段对奥运会举办报以怀疑的时期内，我们没有一个人否定他们的说法，起码在公共言论方面。我们自信地谈论“开幕前的不安骚动症”，又坚信，伦敦没有理由不比先前那些主办城市准备得更好。就是这样。

这是千真万确的。同时，我们确实又存在对三种问题的顾虑——交通、安全以及天气，至少在我心里面，这几方面的忧虑确实存在。

到了下一年，也就是2013年，伦敦的地下铁路网就会迎来它的150岁。这

1. 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2. 泰莎·乔维尔，2012年伦敦奥运事务大臣。
3. 肯·利文斯通，英国前议员，工党人士。
4. 葛林汉康蒙，妇女反对核武的和平营模式。

序

一场意外的胜利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铁路网，而它正在进行耗资巨大的大型升级工程。在每天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仍然使用它的时候，将会有新的地铁、轨道以及信号传输模式安装进来，这就好像一个正在进行心脏手术的病人竟然还在打壁球那样。多年来，我们知道朱比利线¹的升级工程——使其承载量上升30%——是为伦敦奥运会而进行的。我们要安装全新的信号输送去运行这个地铁系统，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去到斯特拉特福德站²。然而，更换系统的过程以及新系统初次使用时遇到的小问题，会在行人过往时引发意外。

会有少数人不小心掉进火车的底部，或系统有可能发生短路，或相关硬件不及格，于是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让上百人步行穿过幽暗隧道逃生来解决事故。这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失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避免它们的发生。

“是不是会有一些方法，能让这些事故避免在奥运会期间发生呢？”我记得这样问过自己。当然，我还记得，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那种从心里发出的恐惧和悲哀。

接着，日子渐渐地过去，问题终于在“奥运大家庭”搭乘飞机在希斯罗机场降落时暴露出来了。高速公路局怀疑设在波士顿马诺的M4³的适当性。尽管一些管道工程师对高架铁路已经做好了最后一刻的检查——并确信这些管道非常坚固。结果，他们说，这里要封路，直到可以进行维修为止。

封路！这条负责让成千上万运动员、记者、外交官和官员们从希斯罗机场到伦敦市中心的主干道要封路了。我们用了7年的时间去检查这条道路的承载量，我们从7年前就知道它是奥运道路网的关键部分，而现在，他们竟然决定要关闭它。

接着，巴士司机开始罢工。针对在奥运会期间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要求增加额外的薪水。接着，出租车司机也开始罢工，对所谓的专用车道进行抗议。我对这些出租车司机表示同情，他们的生计确实被奥运会搅和糟了。当然，我们也尽力在帮助他们。但是，我不敢相信，他们真的在国家举行这项盛事的时候，在全世界人民都关注着伦敦的时候，故意去让交通陷入瘫痪。

我站在办公室俯视塔桥⁴，看着那龟裂状的黑色出租车葬礼车队，完全是它们造成的交通全方位阻塞。我非常生气，只希望自己当时活在一个集权主义国家里，我们就可以用坦克发疯一样地撞开它们。另一边已经有报告说伦敦西区

1. 朱比利线，游伦敦地铁专线。

2. 斯特拉特福德站，申奥专用列车站，此专列把伦敦市中心与2012年各个奥运场馆连接在一起。

3. M4，伦敦特有的高速公路。

4. 塔桥，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两端各有一塔的桥。

序

一场意外的胜利

人们突然开始讨论隧道问题了——并且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疯狂的。一个女人向一个市政厅官员直接问道：“我想知道我可以写信给谁，去感谢他带来的这一切。”总而言之，这显然成为一头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怪兽一样，而且它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庞大。

那些我们以为会出问题的节点并没有出问题。交通系统运作顺利。更多的人租用克巴莱¹的自行车。在高峰期，缆车可以承载超过100万人去游览东伦敦，游客中还有阿诺德·施瓦辛格，他觉得坎宁镇的风景非常好。地铁以稳定的效率每天承载着大约450万人。同时，朱比利线也运行得很好。事实上，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们也弃用了他们的专用车道，与我们使用着相同的公共交通设施。

运动员在其他乘客前亮出了他们的奖牌。人们看见卢旺达国家队的运动员出现在一个巴士站。当大卫·卡梅伦乘车进入隧道，一个群众感谢他为交通运行得更通畅作出的贡献。组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搭上了码头区的轻便铁路并表示赞赏。伦敦的交通运输让每一个运动员、政客、官僚和记者都按时到达了他们要前往的目的地。

G4S已经使我们受到一次惊吓了，于是其高层开始陆续出现。成千上万的军事人员策划了精良的保安系统，他们所有人——包括警察的高效工作，让我没有听到任何被严重延误进入场馆的事情。

至于天气，它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天气都非常好，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阴霾，但是对开游园会来说是十分适合的。于是，游客并没有全部逃离伦敦，他们可以比前些年停留更久。犯罪率也下降了5%。

那些应该顺利进行的事情也惊人地顺利完成了。这让英国国家队的运动员状态很好，身心也非常健康。很多评论者提出了谦虚和工作道德之间的冲突，并针对专业足球队的行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同时也保证了所有运动项目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对英国运动员的贡献。老运动健将尤塞恩·博尔特²，他不仅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并跑出100米短跑史上第二快的成绩。同时，他还赢得了200米短跑，成为史上最令人折服的出色运动员之一。他与他的牙买加伙伴刷新了世界男子4×100米接力赛的纪录。伦敦奥运会刷新了27项世界纪录，从举重到单车到女子4×100米短跑，还有大卫·鲁迪沙以1分40秒完成800米的惊人表现。更重要的是，这次奥运会不仅仅是英国的重要时刻，更是世界性的大事件，一个人类不断超越自己潜能的重要时

1. 克巴莱，英国著名银行。

2. 尤塞恩·博尔特，牙买加著名运动员。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刻！

当然，精英运动是为少数人而设的。只有少部分人会有天赋并有机会成为奥运会的运动员，更不用说奖牌获得者了。奥运会的伦理标准永远都是闪耀着的，如同荷马史诗般：一个产生赢或者输的两极比赛，总是以成功的荣誉或者失败的沮丧来结束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伦敦奥运的真正精神不仅仅是被运动员所展示，还有那些志愿者——70000名项目工作者以及8000名团队伦敦大使。

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奥运会，2012年奥运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他们使这项盛事变得平民化和民主化。在他们的热情和活力中带着红衫军¹的某种精神，他们占据了群众心里属于他们个人的英雄地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这是他们这辈子做过最好和最令人振奋的事情（同时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这么认为）。他们可能暂时性地要把这些粉红和洋红色的制服收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再次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盛事。

在残奥会结束之时，仿佛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人们根本不会在乎它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在残奥会的开幕式后乘坐“标枪号高速列车”回家。后来这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疏导服务渐渐减少，我们在成千的人群里等了接近两个半小时。在正常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被私刑拷打了一样。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一切如此宽容，我发现自己也被大家感谢着。

接近残奥会尾声的一天，我漫步穿过公园，发现这里比奥运会的时候更热闹更丰富了。阳光照耀在那些快乐的人群身上，他们都聚集在桥上。很多家庭在花朵盛放的草地上玩耍。这有点像古代所描述的天堂之境，我想象着，并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

我们来谈谈价值吧。

在奥运会结束之时，我们已经为伦敦的交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建造了上千供人民住的新房子；重新开放有150年历史的国内最大的绿色公园，而且使东伦敦的一大部分地区重生。我们向世界展示了属于伦敦的美好印象，也让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归属感以及与邻为伴的和谐感。

对于政治来说，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觉得那93亿英镑已经使用在了这10年间最美好的时光里，那么，这必须列为政府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我们对伦敦和英国有了全面的理解，但是我们又已经忘记了一大半。在2000年那“圆顶”的混乱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上演一场完美的演出，应对一个大型而棘手的项目。一些愤世嫉俗者甚至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实现那些国家迫切需要建设的新基础设施项目，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给了他们一个很好

1. 红衫军，美国独立战争时穿红衫的英国士兵。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我们回看玛格丽特·撒切尔¹，她也有着金色的头发，凝神的双眼，粗犷的声音和对国家主权的坚持。当我们站在伦敦的女主角的角度，仔细地识别布狄卡王后时，我们将接近事实的真相。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威斯敏斯特大桥，就可以看到雕刻于1884年著名的塑像，刻的是赤裸上身、手拿战斧、义愤填膺的战士和她可怜的被强暴的女儿们，在镰刀战车里与天空形成对比。在三角墙上，有布狄卡时期大不列颠的诗歌，就是那首广为流传的18世纪的威廉·柯珀的诗歌：

一代君主恺撒不曾料到，
你的统治将会动摇后世，
你的雄鹰不曾振翅高飞，
你的军队并非不可战胜。

柯珀的观点是，布狄卡拥有的是罗马最后的笑声。她的后代，她的英国后裔接着去寻找比恺撒皇帝还要宽广的帝国。这些都是爱国的，可安慰的，但完全不切实际。

在洗劫圣奥尔本斯后，她便动身前往密德兰地区。在途经一些不明平原时，她果断决定由苏埃托尼乌斯带路，他的部队纪律严明，斗志昂扬，足以以一当十。

布狄卡死于痢疾或是中毒。她没有被葬在国王陵的平台下。与柯珀说的相反，她的彻底失败在于她民族的语言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当大英帝国最终统一语言的时候，凯尔特人的大量后裔被驱逐到英国的边缘，在这一点上，他们对苏埃托尼乌斯的亏欠比布狄卡还多得多。

她为伦敦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动摇和激怒了罗马人，夺回全省并赢得了巨大的威望，确保了伦敦更为辉煌和重要的地位。

多亏了布狄卡的洗劫，罗马人才得以重建伦敦城，使它成为了帝国北部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考古学家是近期才开始感激这件事。正是克劳狄对名望的追求才促进了伦敦的建设。当宣布哈德良大帝²即将到来的时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就如泉涌般开始修建。

1. 玛格丽特·撒切尔，全名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一般被称为撒切尔夫人。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同时也是其所在党派保守党的首位女领袖。因其强硬作风而被人称为铁娘子。

2. 哈德良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任期间于不列颠岛的北部修建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还对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被称为“五贤帝”之一。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小时，他的计划是保持蜡烛永久的供应并且使蜡烛持续燃烧，这样他就可以把握住时间的流逝。

然而，他所拥有的所有帐篷和教堂都会有一丝小微风，使得他的蜡烛不能稳定地燃烧。“嗯，”阿尔弗雷德说，“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阻挡风却不阻挡光的东西。”

所以他要求他的木匠做了一个木制架子的箱子，它的侧板特别薄接近于半透明，国王发明出了灯笼！

碰巧的是，现代学者努力复制出了阿尔弗雷德的蜡烛钟。他们声称，一只12英寸的细蜡烛完全烧不够4个小时。这让人感觉是卖弄学问的迂腐了。这个男人不仅击退了维京人，还统一了国家。船只，钟表，灯笼，他有一系列以他名字命名的专利。

所以，在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我们遗忘了这位士兵、学者、博学家和这个国家的救世主？在斯特兰德大街有一座雕像，就在法院旁边，它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对于法律的贡献的，显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提醒伦敦人，他为这座城市做了什么。

1912年，在皇家交易所有一幅著名的壁画，画的是阿尔弗雷德骑在一匹花斑马上，检视建筑师为伦敦街道新设计的网格。现在这幅壁画到哪里去了呢？似乎是被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挡住了。

原来在昆尼士的港口上有一块匾，是在后来的伦敦博物馆馆长约翰·卡拉克的坚持下才被修复的，但之后也被开发商“弄丢了”。“人们几乎要怀疑这是除忆诅咒或者是集体失忆了。”克拉克先生说。

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阿尔弗雷德没有留下物质遗产，没有留下伦敦试金石。那些撒克逊宫殿，那些教堂，连一砖一瓦都没有留下。我们还要面对的一个遗憾是，阿尔弗雷德在许多方面都不时髦。他的筋疲力尽的基督教美德、极大的能量和自我否定，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更有吸引力。

什么使得一个人祈祷得痔疮来遏制自身的性冲动？“即使是一只蜜蜂，当它在愤怒中叮了人类后也必须死去，所以，所有灵魂在经历了非法的性欲后也要受到惩罚。”阿尔弗雷德在他对波伊提乌译本的修饰中悲哀地写道。

这并不是性爱小说史诗中的东西，对吗？小说家和好莱坞对他的形象发掘不出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他有一点过于日耳曼了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英雄。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因此记录下了早期英格兰和德国的强强联合。她自己就嫁给了一个德国人。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联系已经变得没有那么流行了。

阿尔弗雷德大帝

作为英国之王，他重建了伦敦

界限。

现在，这片土地是威斯敏斯特宫¹的地盘。也是在这里，他的寓言的意义却经常被遗忘。

克努特之后的忏悔者爱德华也将托尼岛（或者说威斯敏斯特）用作皇家和政治权威的中心地带，而后来的诺曼人在其对手地盘上也一直稳健地越走越远。从此以后，伦敦的历史便开始涉及一些基本的紧张元素，政治家与金融家之间，伦敦市和威斯敏斯特之间，都开始出现紧张氛围。

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的跷跷板游戏之后，伦敦人开始明白，他们有权“选举”自己的英国国王。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是通过全民拥戴的形式在1042年选出忏悔者爱德华的。

他们甚至愿意认为是他们“赐予”征服者威廉王冠的——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信仰，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信仰自己的民主特权。

1. 威斯敏斯特宫，即英国国会（上议院和下议院）所在地。

威廉一世

他建造了伦敦塔

当我们扭着脖子研究砖石的花纹时，自耕农看护维克多·卢卡斯（Victor Lucas）说道：“这在当时可属于摩天大楼啊。盎格鲁-撒克逊伦敦人并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当然，治理好泰晤士河并非难事，但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的水上侵略行径，却极大地破坏了伦敦的稳定。他们的做法极具象征意义。

它告诉英国人，他们被彻底地打败了。

日耳曼人并没有利用当地的石料修建白塔。他们不屑于使用肯特人的硬质岩石，相反，他们从卡昂运来了大量的石灰石。白塔的设计和实体材料均属于舶来品。一个巨大的外来长方形建筑，就这样矗立在古罗马废墟和拥挤的盎格鲁-撒克逊居民区之间。

这完全就是耻辱，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骗局。这位被英国贵族视为祖先的威廉，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又有什么权力来到这里并征服所有的一切？

大概在1028年，威廉于法莱斯降生，他的父亲是诺曼底国王罗伯特一世，但他是个混蛋。他是罗伯特和一个制革工的女儿的私生子，他一直没有机会争取他在诺曼底王国的皇室权力和地位，当然，这里就先不提他是英国国王的事了。

还记得1066年，哈罗德·葛温森通过正当方式成为了国王，他被人们称为忏悔者爱德华的后嗣。但威廉会对英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是诺曼人，他的祖先是自罗洛在公元911年到达法国后便再未离开的偏法国化的北欧海盗。威廉甚至不会说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他与伦敦的唯一联系是他是艾玛的侄孙。艾玛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无能君主之一——爱塞烈德二世的妻子。尽管这样的联系十分微弱，但是威廉坚信，他就是为统治英国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而且，他的行动之迅速也令人震惊。

在幸运地躲过少年时期的暗杀（凶手杀害了威廉邻居的孩子）之后，威廉长大成人，个头和我差不多高。实话实说，他的身高对于诺曼人来说确实算是很高的，一头赤黄色的头发，粗壮的臂膀使其即便在飞驰的马背上也可射出弓箭。吃是他的一大爱好，以至于在他中年时，他的敌人都说他的肚子大得像怀了孕一样。他十分热衷于战争和狩猎之术，所以当忏悔者爱德华去世之后，他便准备好像恺撒大帝那样，大胆地进行一场足以改变英国和整个世界的海上入侵探险。

似乎没有必要再提及这次战役的要点了：哈罗德是如何应对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同时攻击的；他又是如何从斯坦福桥战役中仓惶逃回到南部并在黑斯廷斯被弓箭射中眼睛的。这一切都被10岁的孩子熟知（或应该知道）。但人们了解得比较少的是，威廉是如何做到的。

在萨塞克斯郡的一个小山丘上宣布自己是君主是一回事，但即使阿尔弗雷德大帝已使伦敦城及其防御工事得到了恢复，伦敦成为了整个英国的关键核心，也成为了罗马道路网上最为关键的一点，威廉依旧用了很长时间才成为这座城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市的首领。事实上，你研究历史越深，你越会发现黑斯廷斯战役的决定性意义。

那么伦敦人有没有机会进行抵抗并改变历史的轨迹呢？答案是有这个可能，如果伦敦人的表现没有那么差或是没有受到错误引导的话。

创作于12世纪的《黑斯廷斯战役之歌》¹唱道：“伦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到处都是不幸的居民，也有倾城之富。左边有城墙，右边有河流的保护，他们不再惧怕侵略者的侵略，也不再害怕暴风雨带来的影响。”最终，是伦敦人的犬儒主义和内部分裂，将伦敦和整个国家拱手献给了威廉。

大约在黑斯廷斯战役一个月以后，威廉盼望着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伦敦的控制权。虽然在伦敦的确有支持诺曼人的集团，但在当时，贵族埃德加（Edgar the Atheling）言论的撒克逊支持者数量，远远超过了诺曼支持者。

你需要了解的是，当时伦敦正处于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时期。诚然，阿尔弗雷德大帝成立了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但同时丹麦人也从未真正离开过。1016年，伦敦的统治者为丹麦的国王克努特（Cnut，史上最出名的印刷错误²），曾在威斯敏斯特桥附近兴风作浪。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哈德克努特，同样也是丹麦人。所以当威廉来到黑斯廷斯的时候，这里已混聚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凯尔特人和诺曼人，还不包括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

如果你走进一家商店想买点动物肝脏的话，你都不知道应该说哪一种语言和对方进行交流。当伦敦人还在为说哪一种语言而喋喋不休时，威廉的士兵们却感染了痢疾。威廉想通过攻陷城南和摧毁萨瑟克而将伦敦的局势搅乱。但是他们却被伦敦人击退，这或许说明，伦敦人已明白要更加自律了。

威廉在南部和西部打了胜仗，最终跨过泰晤士河到达了牛津郡的瓦林福德，并最终到达了赫特福德郡的伯克汉姆斯特。在瓦林福德，威廉向伦敦市民发出声明，希望他们赶紧打包离开。但是，伦敦市民再次拒绝了。当时是1066年的深秋，疾病和战争给诺曼军队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城墙后，牧师安斯加组织领导着防御工作，在编年史的记录中，他是伦敦“市长”。安斯加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负伤，被担架抬回时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四周或者几个月以后，牧师离开了人世。

如果不是被同盟所害，安斯加或许能够取得胜利。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另一选择，贵族成员埃德加，受到了他的哥哥莫卡和来自诺森伯兰郡的埃德温和厄尔的支持。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们似乎停止了对北方的援助，并带领他们的部队离开；另一位埃德加的支持者——大主教斯蒂甘德则选择投靠威廉。到

1. 《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用拉丁文写成，是记录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早期书面材料。

2. 正确拼写应该是“Canute”。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即使真的有人像埃尔德曼·唐格一样愿意跟农民一起合作，乔叟也肯定不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三天里发生的事情骇人听闻。

6月14日星期四，伦敦人早起参加圣餐节。但当天却没有任何庆典和圣迹剧的表演。街道上充斥着恐惧。城市外围的房屋已经开始燃烧。瓦特·泰勒带领的暴徒涌进南华克，袭击了英国法庭监狱。在朗伯斯，他们烧了所有的文书——用来表达对他们先辈的拉丁语判决的憎恨。

泰勒随后带领手下来到伦敦桥，拆毁了一所由市长“出租”给弗兰芒女性的妓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抗拒妓院的概念，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弗兰芒人。接下来又是背叛的戏码（埃尔德曼·唐格和他的同僚又一次受到怀疑），伦敦桥守卫违背了沃尔沃斯市长的命令，放下了伦敦桥的吊桥。

暴徒们的行为进一步升级。他们闯入弗利特监狱，攻击了神殿，以摧毁更多的记载，然后出发沿着斯特兰德来到了伦敦最富丽堂皇的住宅，冈特约翰的萨伏伊别墅。他们将华美的亚麻布料、壁毯和雕塑烧了个一干二净，随后用三桶火药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工程。第二天，惨绝人寰的谋杀开始了。

在文垂区——乔叟长大的地方——35名可怜的弗兰芒女性被一群由杰克·斯托带领的暴徒从教堂中拖出来斩首。另一群人则进入了伦敦塔——这又是一次内部背叛的结果——杀死了大主教西蒙·苏德巴里以及其他几位富人和税收官员。他们斩下这些人的头，插在了伦敦桥上的长杆上。随后他们宣称，所有弗兰芒人都将遭受同样的下场，接下来，他们以平衡为名，到伦巴德街痛打了那里的意大利银行家们。第三天，星期六，烧杀一直持续到下午，幼年的理查二世命令所有人到斯密斯菲尔德进行谈判。

这是一件很有可能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决定性事件。想象一下年轻的国王穿着那优雅的盔甲，站在瓦特·泰勒和愤怒的大鼻子肯特农夫的身旁。史书记载，泰勒对待英格兰国王极为傲慢。他想要废除农奴制度（强迫农奴为地主耕地的制度）；他想要废除因为犯罪而被宣布为不法之徒的处置方法；他还想终止新的课税和薪酬限制。随后他重复了最初的共产主义倡导者约翰·波尔的要求，即国王不应当再享有统治权，教堂应该剥除其财产，只留下牧师。

据说国王当时的表现异常冷静，平静地答应了这些过分的要求。但随后泰勒和沃尔沃斯之间爆发了打斗；伦敦市长沃尔沃斯将这个反叛者从马上拉了下来，一刀将泰勒捅了个对穿。

国王的其他侍从赶来，抵住了这个受伤的家伙。人群中传来怒吼，如果不是14岁的国王拍马赶来对他们大叫道：“先生们，你们是要拿箭射你们的国王？我是队长！你们得听我的！”也许他们就真的把箭射向国王了。

他们服从于王室的魅力，一起来到北面几百码以外的克勒肯维尔。受伤的

看去，还可以看到办公室屋顶上窗口清洗装置的轨道。

我径直往下看，在 100 英尺以下某家银行的桌子上，有一个人正慢慢地数着钱。巴士行驶在威廉国王大道上，这儿除了我只有少数其他游客，包括一名离开伦敦已经 10 年的男子，他对这儿的变化感到惊讶不已。

“那是什么？”他指着赫伦大厦问。“那又是什么？”他指着诺曼·福斯特上斑驳的椭圆形问道。这座建筑现在已闻名于世，甚至用它作为这个城市的缩影。

“这是小黄瓜（圣玛利艾克斯 30 号大楼，因为外形类似小黄瓜而得名）。”我说。他感叹地说：“哦，这就是小黄瓜呀！”他的语气听起来让人觉得，在这地平线上还有其他建筑看起来更像小黄瓜。

如果皮普斯现在和我们一起站在这里，我猜想，与其说他会惊讶，还不如说他一定会震惊于看到 17 世纪壮观的教堂尖顶，已经被混凝土和玻璃的浪潮所吞没。但我想，他还是能认出这里的。

火灾发生后的几个星期，是一场关于如何重新设计城市的竞赛。约翰·伊芙琳的日记作者提出了一个出色的方案，包括古典矩阵的林荫大道和广场。克里斯托芬·雷恩爵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一个叫“情人节骑士”的人，甚至因为提出的改造计划太过于具有革命性而被逮捕。很快人们就意识到，这些计划都不可能被执行。尽管伦敦人的商店和房屋被夷为平地，但他们仍然对这些残骸持有所有权。他们不会放弃。

最后，新古典主义对于古典模式的推崇被废弃。某个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男人才是这片土地上说了算的人，他将这块土地进行规划，并确定如何重新建造伦敦。于是在这个世纪末，他成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废墟旁带着他自己发明的用于测量距离的“里程计”独自踱步。

在新建的 81 座教堂中，由他独自设计或者是参与设计的就有 57 座。事实上，他画的第一张草图就是我此刻所在的这座纪念碑。但这个人并不是克里斯托芬·雷恩。

他是罗伯特·胡克。伦敦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斯蒂芬·因伍德给予了这位人物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胡克是 17 世纪被遗忘的天才。1703 年，当胡克去世时，他独自一人，身上爬满了虱子，还带着性取向特殊和老齐斋鬼的恶名。和他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性格暴躁、牢骚满腹，是个以嘲笑他人想法为乐的自大狂。但这却不是一个公正的说法。

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或者是有史以来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他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几乎如同达·芬奇一样无所不能，从绘画到建筑，甚至是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创新。他抬头：通过架在自家屋顶上的大型望远镜仰望星空，便成为观测到木星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计算出火星转数的人。他低头：通过微观的各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咖啡桌上谈论包括黑暗中的望远镜、光的折射、肠道上的螺旋肌肉的解剖和悬崖上的鸽子是如何喜欢吃盐的问题。接下来，他和雷恩就会对他自己计划的飞行战车与战马有更详细的讨论。

咖啡厅是一个你可能会与你的朋友们分享新技术、工艺技术或如何使用磷的地方。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会在那儿遇上某个小伙子落下的一些珍贵的资料片，如“生石灰、白蛋、蜗牛血液或能使水泥管坚硬如石的黏液”。有时胡克也会分享自己的一些尖端发现，比如，如果你的拇指顶部被切断，他可以用从人体中提取出的香脂在 10 天内治愈它。

哲学家和名士们往往会被这些新发现冲昏头脑，他们会当场进行实验。胡克会定期爬上夏纳维斯的天花板，来证明地球是朝着一定方向旋转的。你会认为一个下降的球一定落在一条直线上，但事实上，它会落在稍稍偏东南的地方，胡克认为这种偏转不是因为球自身的急转，而是因为地球在球飞行中移动了。

至少有一次这个实验想法被证实了，球真的落在了东南方。胡克欣喜若狂，于是咖啡厅里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氛围，伴随着新药尼古丁、咖啡因和可可，以及在激烈的竞争中所收获的荣誉。在某些合适的时候，伦敦的咖啡馆又成为人们买卖股票或保险的地方。伦敦劳埃德集团就是在一家咖啡店中诞生的。从一开始，他们的声誉就如同股市上的大涨与大跌一样。

你可以花钱购买或出售胡克、波义耳或牛顿的实验，这取决于哲学家们将会如何开展他们的实验。咖啡店成为这样的小道消息和其他谣言的温床。甚至在 1675 年的某个时间段，国王试图让它们关闭。公告上这样写道：“这些房子假借科学研究的名义，和可耻的报告一起传播到了国外，对陛下的政府进行了诽谤和干扰，打破了这宁静的境界。”但国王后来发现，自己的这一举措竟会使自己如此不得人心。

胡克经常记录他是如何被喝咖啡的人所接受的。胡克曾有一次悲哀地指出，他们不但喝掉了大家的健康，也消耗了自己。咖啡厅是在胡克这个年代里体现环境作用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人的自我一会儿被抬高，一会儿又被贬低，因为他遇到了其他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他为这些竞赛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和精力。

他的缺陷在于，他涉足如此多的领域，却总是嫉妒在他之前诞生的他所错过的那些科学成果。他划着小船，与伟大的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就谁曾最先发明弹簧驱动的手表吵得不可开交。更糟的是，胡克指责可怜的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伯格将他的发明创造卖给外国人，而事实上，奥尔登伯格是一名杰出的绅士。

胡克的自大经常会说出来——在听到一些进展时——他很多年前就有了这个想法，而且他会在下一次会议上证明它。然后他会离开并且在他的论文上到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会和德国人有同样的效果，不会有十分之一的误差……”等等。莱布尼茨对他的举动很恐慌，把状告到了皇家学会。

在 1683 年到 1684 年的冬天，胡克的思想在各种地区漫游。波兰的杰·索别斯基刚刚在维也纳通过避开土耳其人挽救了基督徒世界，所以他正在提醒皇家学会，用小山顶的信号灯和望远镜来告诫入侵的可能性。

那也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伦敦人 120 年来第一次头发结冰了。泰晤士河结冰持续了 7 周，在主街的冰面上还设置了一些流动商铺和摊位。伦敦人用马和马车比赛来自娱自乐。有熊出没，有纵狗咬牛的游戏，有玩乐，有妓院，用约翰·伊芙琳的话说，这整个就是一个酒神节的狂欢。

同时，胡克让他自己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他在计算他们嬉戏的冰的坚固程度。他用一个棒子，3.5 英寸厚、4 英寸宽、15 英寸长，然后断定，它不会断掉，除非承受 350 磅的重量。他也通过一个格外复杂的实验证实了，一块冰承受的重量相当于八分之七的同样体积的水，因此八分之一冰块体积会出现在海面上：对于水手们来说，知道这个知识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1684 年 1 月他非常繁忙，正在同克里斯托芬·雷恩与埃德蒙·哈雷谈话，胡克吹牛说他推翻了平方反比定律。好，雷恩说道，现在谁是皇家学会的主席。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做出一个证明，你可以得到 40 先令。没问题，胡克说道，带着特有的自信。我已经尝试了多年了。我只需要等别人通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实验然后失败，当我公之于众的时候，他们就会真正感激我的努力。

雷恩挑起眉毛。噢？他说道，真是那样么？用得着问么，胡克说着，然后离开了，准备做完全不同的事情。

平方反比定律是宇宙的基石之一。它说的是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是平方反比于它们之间的距离。如果在 x 物体和 y 物体之间的距离是 10，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就是 $1/100$ 。胡克之前在他的一些演讲中推测过引力，他在 1679 年写信给艾萨克·牛顿，暗示平方反比定理可能适用。那个想法最初不是他的——是一个名叫布莱德斯的法国人，似乎第一次出现在 1645 年——他肯定不能提供一个数学证明。但是那封信，和他的不被承认的优先权，将会成为有毒的仇恨的源泉。

在雷恩给胡克发布了他的挑战之后，埃德蒙·哈雷离开了，然后给牛顿重复了那段对话，牛顿在 29 岁的时候已经在剑桥拿到了卢卡斯数学教授职位。苍白的、神秘的、头发飘飘的牛顿，现在决定要严肃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胡克继续着他万花筒式的课程。有一天他正在研究奇怪的波金-波金鞋，他断言可以驱动它向上 12 英尺并且前进 20 英尺——尽管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一个脑袋圆而秃的人在街上弹跳，但是我们可以假定，这是他仍然完美的发明的

伦敦精神

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

他们谈话中的敏锐度和灵巧度。在《我有事要跟你说》、《乐坛毒舌嗡嗡鸡》、《真有意思》¹以及你能在 Dave TV 频道上看到的任何以把你逗笑为目的的电视节目出现很久以前，英国人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应答时的机敏，而塞缪尔·约翰逊则是这方面的冠军。

他是尖刻反驳之王，是辛辣贬人大师，他并不介意别人知道这点。他敢宣称，奥利弗·歌德史密斯²只不过笔尖子厉害，如果口头答辩，他全无取胜的可能。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³只不过能在普通大众面前获得满堂彩，却从不敢与真正的大师当面对话。埃德蒙·伯克现在当然是个当之无愧的大师，作为《反思法国大革命》的作者，位居历史上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在约翰逊生病逐渐衰弱的那段时间，他承认说：“后生伯克得以传承了我所有的力量。如果现在与他辩论，我必惨败。”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仍然是约翰逊略胜一筹，尤其是他在演讲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活力。他不仅身材高大，而且走路有些踉踌蹒跚，因此有些吓人。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很容易就会爆发出体内那股充沛的活力，不了解他的人还会以为他是个暴力分子。他在利奇菲尔德的时候跟着叔叔安德鲁学过拳击，据说水平相当高。

曾有一个男人在戏院霸占了他的位置，而且还拒绝让位，约翰逊连同座椅一起将他拎起来，然后扔进了管弦乐队队伍之中。还有一次，他去看焰火表演，当时的焰火怎么也点不着，于是他引发了一起小型骚乱。据说，在牛津附近的河流有一处旋涡，非常危险，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潜了进去。

他曾跟一个个子稍小的朋友步行比赛，当他们快要抵达一棵树的位置时，他一把把他朋友举起来，砰地将他扔到一根较低的树枝上，然后继续比赛。还有一次，他头戴标志性发套，走在一条街上，在他前面走着的是一个负有重物的搬运工。这时他痉挛发作，无缘无故地，约翰逊将搬运工背上的重物一下打落——在搬运工一脸疑惑中，他继续赶路。

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就是个贪玩好耍之人。在泰蒂去世几年后的一天早上 3 点，两个时髦小年轻——本内特·朗顿和托法·博克莱尔——决定将约翰逊从他的老窝里拉出来。他头戴睡帽，手持拨火棍，说：“怎么是你们，俩小混蛋？小心我收拾你们！”

1. 这几个名称都是现在的一些娱乐节目。

2. 奥利弗·歌德史密斯，18 世纪著名剧作家，擅长讽刺时弊的喜剧。

3.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辉格党政治家，在下议院担任议员长达 38 年。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查尔斯从保守主义逐渐转变为激进派思想，最终成为了议会中最激进的政客之一。

塞缪尔·约翰逊

他给了这世界最温情的保守主义

一会儿，他就穿着衣服下楼来，在黎明中一同前往一个小酒馆喝酒，那里有约翰逊最爱的主教酒，由糖、酒和橙汁调制而成。在得到彻底放松之后，他们又往科芬园开进，在那里，他坚持要帮助那些愤怒的水果蔬菜小贩摆摊。然后他们又去了泰晤士河划船，后来两个年轻人准备打道回府了，但约翰逊仍不尽兴，还想再玩一会儿。那时他已经快 50 了，但他乐观向上的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这种不知疲倦的精神，才使得他到最后都没被沉重的负债打倒，正如有的人所说：“阁下，关于约翰逊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如果手枪哑火了，他用枪托都会把你打倒。”或者就像包斯威尔在看到约翰逊得意扬扬地说自己“聊得很是愉快”时所说的：“是的，阁下，你又推又搯打败了好几个人。”

他心中燃烧着一种荷马史诗般的简单渴望，想要赢得赞美和声望。毫无疑问，《伊利亚特》肯定是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他常常引用狄俄墨德斯之父的那句忠言，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总是表现最佳，占据上风，打败所有人。

因此，他作为一个天才，很是派得上用场，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用最简单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直击人类动机的核心，并开创既新鲜又真实的言论，直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为世人所传唱。他时时妙语连珠，滑稽好笑，虽然有时你可能会觉得，只有回到 18 世纪时期，才能真正理解其俏皮话中的全部内涵。

他曾有一次乘船从泰晤士河上经过。河上的船夫有个习俗，会彼此插科打诨，在包斯威尔眼中，这都是些“粗鄙的逗弄”。约翰逊说了一连串的气话，发起了一场引众人哗然的反驳：“阁下，你的妻子打着开妓院的幌子，实则是小偷的销赃之人。”在爱德华·利尔发明有关古斯奇肉饼的著名超现实配方很久以前，约翰逊就已说过：“黄瓜应该仔细切成薄片，然后撒上胡椒粉蘸上醋，最后扔掉那些没用的东西。”

当一个年轻人哀叹自己忘记了怎么说希腊语时，约翰逊回答说：“我觉得，这件事很有可能是与我失去了在约克郡的所有财产同时发生的。”还有一次，一个治安官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他已经将四个罪犯发配到了澳大利亚的流放地，约翰逊说了一句，希望他能成为第五个。换言之，他不仅幽默，而且还粗俗，这就解释了他为何到现在都还那么受欢迎。

在一个沉迷于逃避和窘迫的国家，我们会将那些粗俗的人视若珍宝，因为我们会相当乐观地假设，他们更有可能说实话。约翰逊曾有一次批评了劳伦斯·斯特恩¹的作品，而当时的一位蒙克顿女士却说作品很不错，很真实，她觉得非常好。

“亲爱的，那是因为你是蠢材。”他这么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丘吉尔对贝西·

1. 劳伦斯·斯特恩，18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品《项狄传》。

塞缪尔·约翰逊

他给了这世界最温情的保守主义

以及为他们感到难过，他曾经还帮忙送一个中风的画家去医院。同时他也用爱和忠诚对待他最亲近的人。

在他帮助过的人里有一个很老的盲人，她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叫作威廉姆斯（Williams）夫人，据说她曾经的餐桌礼仪非常令人讨厌，但是现在就算约翰逊带她去伦敦最好的餐厅吃饭，她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了。然而在约翰逊帮助过的人里，最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一个叫作弗兰克·巴博尔的人，他是约翰逊的黑人男仆，他觉得为约翰逊服务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帮助他脱离了海军。他教他念书，把他当作亲人一样看待，他甚至成为了约翰逊遗产的主要受益人。

他是一个天生的反种族主义者，这使他在牛津大学聚会上能高举酒杯去谈论自己的观点，同时说一些会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让我们为在西印度群岛的下一个黑人暴动举杯。”这个言论被辉格党用来鼓吹说约翰逊支持奴隶制。这就是约翰逊，一个宁愿支持失败者——保守党——的人，因为他看到了辉格党邪恶和虚伪的一面。

他问道：“如果我们听到最响亮的声音都是来自黑人司机对自由的呐喊，这感觉会怎么样呢？”然后继续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相信，人在出生的时候是平等的。”不，他的思维并没有混乱。

他认为主从关系和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向往的；他认为，这与每个人的尊严平等并不矛盾。如果需要进一步证明他亲切的本性，我还有一个例子，当他还住在威尔士时，园丁在花园里抓了一只野兔，并准备把它做成晚餐。

约翰逊让他等一下，然后他把这只吓坏了的兔子从窗户边放走了。或者我这样说他是怎样对待自己养的猫咪霍吉的：他会亲自外出给它买它爱吃的牡蛎。

在一个对学术上绝不含糊、常常以威严待人的外表下，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好人。

所以当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考着是不是该帮助这位曾经造假支票而且前科累累的牧师时，其实只是他的同情心在作祟——因为联想到自己的过去而变得更强烈的同情心。威廉·多德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为他陷入了一个窘境，与他对峙的是他曾经的学生切斯特菲尔德，也是曾经两次拒绝容忍他犯罪行为的人。而这个人的父亲又曾经与约翰逊发生过英语文学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争执，虽然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当约翰逊还在编纂字典的时候，他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寻求资助。他找到了切斯特菲尔德，一个著名的外交官、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非常温文尔雅的礼仪理论家。在朋友的鼓励下，约翰逊拜访了切斯特菲尔德，但是因为某些原因，约翰逊在客厅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最后约翰逊还

@ 弓街追踪者

在查尔斯·达尔文建立他的进化论体系时，他可以很好地在从非洲之角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旅程中自救，而不是回家。就在100年前，在科芬园，比家更近的地方，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了。在18世纪，科芬园是一个危险和邪恶的地方——妓女，抢手提包的拦路盗贼，他们来自于声名狼藉的圣吉尔斯贫民窟。查尔斯·狄更斯就是在这个不规则的贫民窟带领武装人员巡视了一次，随后创作了小说和短篇故事，比如《雾都孤儿》，他在里面描述了贫民窟的房子，房子如此小，如此肮脏，如此狭窄，空气看起来如此糟糕，木制的内庭把他们挤在一起而且就快要陷下去。

贫民窟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大约有一半的人住在伦敦，在18世纪中叶，他们那里是警察和闲人都免进的地方，人们通常也不住在那里。他们结成帮派，和那些想要逃出街区不被社会统治的人一起居住。

在18世纪的伦敦犯罪得不到惩罚，使得治安官亨利·菲尔丁建立了弓街警官部队。在18世纪中叶，伴随着英格兰的城市化，偷盗和抢劫的大量增长对于有限的警官、保卫者、捉小偷志愿者组成的武装而言，力量实在单薄。曾是作家的亨利·菲尔丁决定，组建一个由政府出资的依附于弓街警官办公室的正式机构。该机构的人员将拥有以警官的命令行使逮捕的权力。菲尔丁非常大胆，他曾提出在伦敦尝试巴黎风格的武装力量的提案，但为了避免警力过于强大，提案后来被拒绝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意识到亨利·菲尔丁有多么大的成就。

菲尔丁最初谈到，“一群勇敢的同事总是能在接到通知一刻钟里，就整装前往这个城镇或是王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这第一批人员是由6个前巡警组成的团体。实际上，他们只有中央政府付部分薪水，他们收入的其余部分来源于奖励，以及他们作为皇室和贵族守卫所挣的钱。然而，他们的款项，远远比在伦敦中心简单地抓小偷要多，很明显的是，弓街警官把很多小偷追逐到大陆去了，甚至去了俄国和美国。

他的成功在于改变了伦敦人对于公众出钱的专业警察的看法，给后来由他弟弟约翰·菲尔丁先生建立的骑兵巡逻队铺就了道路。1798年建立了河流巡逻队，最终在1829年建立了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先生的大都市警力。

就像达尔文进化论所提到的一样，18世纪的犯罪势力使得追踪他们的警力得以进化。